

# 世界文學全集

梅爾維爾：

白鯨記

歐西斯柯：

孤雁淚

18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世界文學全集

梅爾維爾：

白鯨記

歐西斯柯：

孤雁淚



15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 世界文學全集 16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

# 白鯨記

# 目 录

第一章	風雲變幻	一
第二章	絨氈提包	一
第三章	捕鯨船客棧	二
第四章	被單	三
第五章	早餐	三
第六章	街市	六
第七章	禮拜堂	八
第八章	講壇	一
第九章	宣道	四
第一〇章	心腹朋友	四
第十一章	睡袍	五
第十二章	小傳	六
第十三章	獨輪手車	六
第十四章	南塔開特	七
第十五章	雜脰	七
第十六章	船	八
第十七章	齋戒	二
第十八章	他的花押	一
第十九章	先知	〇
第二〇章	人人忙碌	一

第廿一章	上船	二一
第廿二章	快樂聖誕	二六
第廿三章	阿哈	三二
第廿四章	阿哈登場；斯脫布跟來	三六
第廿五章	烟斗	四〇
第廿六章	司夢仙姑	四一
第廿七章	後甲板	四四
第廿八章	日落	四五
第廿九章	黃昏	五七
第三〇章	值初夜班	五九
第卅一章	午夜，水手艙	六〇
第卅二章	白鯨之白	六七
第卅三章	揣測	七七
第卅四章	織墊子的人	八〇
第卅五章	初次下艇	八四
第卅六章	無情的行業	九七
第卅七章	阿哈的小艇和艇員非達拉	一〇〇
第卅八章	噴水作祟	一〇三
第卅九章	「信天翁」號	一〇八
第四〇章	捕鯨社交	一一〇
第四一章	斯脫布斬鯨	一一四
第四二章	投擲標槍	一二〇

第四章	魚叔架住	二二一
第四章	鯨魚盛宴	二二三
第五章	用以佐食的鯨	二三二
第六章	屠殺鯊魚	二三五
第七章	海德堡大桶	二三七
第八章	貯槽和吊桶	二三八
第九章	皮戈德號邂逅處女號	二四三
第五〇章	大艦隊	二五五
第一章	鯨校和校長	二六六
第二章	神父法衣	二六九
第三章	煉油鍋灶	二七〇
第四章	大腿和手臂	二七五
第五章	阿哈的腿	二八四
第六章	木匠	二八五
第七章	阿哈與木匠	二八八
第八章	阿哈和斯塔貝克在船長室	二九五
第九章	奎奎格入棺	二九八
第六〇章	太平洋	三〇五
第一章	鐵匠	三〇七
第二章	鐵匠風爐	三一〇
第三章	輝煌夢初	三一四
第四章	皮戈德號邂逅單身漢號	三一七

第六章	瀕死的鯨	三二〇
第六章	值班守鯨	三二二
第六章	象限儀	三二四
第六章	三隻巨蠟	三二七
第六章	初夜班將盡的甲板風光	三三五
第七章	子夜時分水手艙的絨牆	三三六
第七章	子午夜空，雷鳴電閃	三三八
第七章	老步槍	三三八
第七章	指南針	三四二
第七章	計程儀及其捲線	三四五
第七章	救生浮子	三四七
第七章	甲板	三五〇
第七章	皮戈德號邂逅瑞切爾號	三五二
第八章	船長宰	三五六
第九章	帽子	三五八
第八章	皮戈德號邂逅喜悅號	三六二
第八章	風光明媚	三六四
第八章	追獵——第一天	三七〇
第八章	追獵——第二天	三八一
第八章	追獵——第三天	三九二
收場白		四〇八



## 一 風雲變幻

我名叫伊希梅爾。前些年——且別管究竟是多少年前——我口袋裏只有很少的錢，或者沒有錢，岸上也沒有什麼特別能引起我興趣的事，我想，我可以航行一下，看看世界的水鄉澤國。這是我一向的習慣，用來驅除愁悶，調節血脈。只要我發覺自己的嘴巴越來越冷酷；只要我的靈魂裏是個陰濕昏沉的十一月天氣；只要我發覺自己不由自主地停步於棺材舖前，而且一見出喪的行列就跟在尾上；特別是只要我的憂鬱症支配了我，以至於須靠強大的道義力量才可制止我蓄意走上街頭，有條有理地把人家頭戴的帽子一頂一頂打落——每逢這種時候，我就覺得非趕緊出海不可了。我用這辦法來代替手槍和子彈。凱托（古羅馬的哲學家）每逢哲學的豪興勃發便拔劍揮舞，我却靜靜地登船。這件事一點也不奇怪。可惜世人不知道，幾乎一切的人在某個時候都或多或少地懷着跟我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心情，嚮往海洋。

現在這兒是海島城市赫曼托斯，周圍一帶盡是碼頭，彷彿珊瑚礁圍着西印度羣島——商業的浪濤包圍着它。無論往左或往右，街道總把你引到水濱。它的最熱鬧地區是砲台，這兒的壯麗的防波堤給波浪沖洗着，又給風吹得微涼，浪和風在幾個鐘頭之前還看不見陸地哩。你且瞧瞧這兒凝望着水面的人羣吧。

在一個夢似的禮拜日下午逛這個城市。由柯里爾斯河灣走到柯恩提斯繫船處，再由此經

過白廳往北走。你看到甚麼呢？——成千上萬的人像無聲的哨兵站崗一般在城市四周站着，滿懷海洋的夢想。有些人斜倚在櫓子上；有些人坐在碼頭上；有些人看着中國來的船隻的船艙；有些人高高爬在繩索上，彷彿極力要往海上窺視得更清楚些。但這些全是陸上生活者；從禮拜一到禮拜五都給監禁在木架泥糊的小屋裏——綁在櫃台上，釘在櫓子上，壓緊在枱子上。那末，眼前的現象又是怎麼回事呢？青綠的田野消逝了嗎？他們在這兒幹甚麼？

看吧！更多的人羣到這兒來了，一直朝着水走，似乎要跳進水去。奇怪！他們非走到陸地的盡頭不滿足；光是在那邊棧房後面的陰影下閒逛不夠。不，他們必定要盡可能接近水濱，只要剛好不致於掉下去就行了。他們就在那兒站着，排起來繇延好幾哩長。他們都是內陸人，從大街小巷來的——從東、南、西、北來的。但是他們都在這兒聯合起來。告訴我，是不是那一切船隻的羅盤指針的磁力吸引他們到那邊的呢？

再來一次。假設你是在鄉下；在某些有湖泊的高地上。隨你高興走，幾乎任何一條路，十有九次你循着這條路會走下一個谿谷，到溪流積水潭畔。其中有不可思議的魔力。讓心神最恍惚的人沉浸於最深的夢想裏——叫他站直，信步而行，他就會絕對無誤地把你帶到水濱，只要整個地區裏是有水的。假如你在美洲大沙漠裏口渴了，不妨作作這個試驗，只要你的旅行隊裏恰好擁有一位玄學教授。是的，正如人人知道的，冥思遐想和水是永遠結縷的。

但這兒有個藝術家。他想要畫給你整個薩科谷裏最朦朧、最曖昧、最安靜、最迷人的一

鱗一爪神秘景色。他所運用的主要因素是甚麼呢？在他筆下，那邊聳立着一些樹，每棵樹幹都是空心的，彷彿其中有個隱士和一個十字架；這兒靜臥着一片牧場，那兒躺着一羣牲畜；那邊的小屋升起一縷慵倦的烟。一條彎彎曲曲的路深入遠處的樹林，通向浴於蒼翠中的峯巒掩映的叢山。但儘管這幅圖畫是這麼令人神思恍惚地鋪陳着，儘管這棵松樹散發出嘆息，彷彿它的葉子搖落於這個牧人頭上，然而一切都是空虛茫然的，除非這牧人的眼睛凝視他跟前有不可思議的魔力的溪流。六月你去遊美國中西部的大草原，你在連綿幾千里遠、深可沒膝的卷丹（一種植物）叢中吃力地走着——缺少哪一樁魅力呢？——水——那兒一滴水都沒有！假如尼加拉大瀑布祇是奔流的黃沙，你會不會達數千里去觀光呢？爲甚麼田納西州的窮詩人在突然收到兩把銀幣的時候會盤算：究竟要自己買一件急需的上衣呢？還是用來作旅費步行到洛克阿威海灘去玩一趟？爲甚麼幾乎個個具有健全靈魂的強壯小夥子總有某個時候狂熱地要出海？爲甚麼當你以旅客身份作頭一次航行，初次有人告訴你船隻現在已望不見陸地時，你自己會感受很神秘的震顛？爲甚麼古波斯人視海爲神聖？爲甚麼希臘人要專設一個海神，而且就是大神宙夫的親兄弟？當然這一切不是沒有意義的。含有更深刻意義的。是（希臘神話裏）納西塞斯的故事，他因爲看見泉水裏自己柔和的影子，愛得要命，却又抓不着，便掉進泉水裏淹死了。同樣的影子我們自己也在一切河流和海洋裏看到。它是生命幻影的不可捉摸之形像；這就是一切的關鍵所在。

現在，當我說我只要一開始覺得眼睛看東西模糊，一開始過分想到自己的肺，就有出海去的習慣，我的意思不是說我曾作旅客而出海。因為若是以旅客的身份出海，你一定需要有個荷包；而荷包不過是片碎布，除非你有點東西在裏面。此外，旅客會不習慣海上生活——變得動不動就吵架——晚上不能入睡——日子過得不快活，這是通常的情形；——不，我從來沒有作爲旅客而出海；而且，雖然我願有幾分水手的味道，我却從來沒有作爲艦隊司令官或船長或廚師而出海。我放棄這類職位的榮耀和尊貴給那些熱中於此的人。就我個人而論，我厭惡一切有光榮、受尊敬的勞苦、考驗和艱辛，不論是那一種那一類。我所能夠辦到的，頂多只是照應我自己，不要去照應船鑑、三桅帆船、二桅船、三桅或二桅的縱帆式帆船，以及這樣那樣的各式大小的船隻。至於說到作爲廚師而出海——雖然我承認作廚師頗爲榮耀，廚師在船上屬於高等船員之類——然而，不曉得甚麼緣故，我從來沒有幻想自己會去烤雞；儘管一經烤熟，適量地加上奶油，決斷地撒上鹽，加上胡椒後，世上不會有人比我更尊敬地——且別說虔誠地——談起一隻烤熟的雞了。正是由於古埃及人對於烤熟的朱鷺和河馬偏愛得近乎偶像崇拜，因此你在他們巨大的烘烤房即金字塔裏見到這些生物的木乃伊。

不，當我出海時，我作爲一個起碼的水手而去，作個真正的普通水手，不偏不斜地落到前甲板下面的水手艙，高高爬到矗立的桅桿頂上。確實，他們頗有點把我東調西派，令我從這橫桅跳到那橫桅，彷彿蚱蜢在五月的草地上。起初，這類事情很不愉快。它傷害了人的自

尊心，特別是假如你出自陸地上的古老名門世家如范·仁塞雷爾，或蘭多爾夫，或哈迪堪紐特。最難堪的是：假如剛好在你當水手之前，你是個鄉村學校老師，一向作威作福，令身材最高的男學生畢恭畢敬在你面前，從當老師到幹水手，這個轉變，包你是劇烈的，需要森尼卡（古羅馬哲學家）和斯多噶學派（禁慾主義者）的強烈的湯藥使你才能夠苦笑着忍受它。但即令這種藥，用得久了早晚也會失靈。

假如有個船長老傢伙命令我找個掃帚偏掃艙面，這便怎樣呢？從的意思是說，這種屈辱在聖經新約的天平上有多大份量呢？你認為天使長葛布瑞耳會瞧不起我，就因為我在這件事上趕快地、恭敬地服從那個老傢伙嗎？誰不是奴隸呢？你說給我聽聽。好啦，那麼，不論老船長們怎麼調派我做這做那——不論他們會怎樣打我，我都會滿意地曉得這沒有甚麼；別的人個個都是依差不多的方式在這樣那樣地服役——換句話說，無論依形而下的或形而上的觀點看來都是如此；於是，普遍的拳聲咚咚傳到各處，一切的手都應該磨擦別人的肩胛骨，並且以此為滿足。

此外，我總是作為水手而出海，還因為他們必定付錢給我補償我的辛苦，我却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曾付一文錢給旅客。相反的，旅客們本身必須出錢。世界上支付和獲得支付之間是截然不同的。支付的舉動說不定是那兩個果樹園的小偷遺留給世人的最難受的刑罰了。但是獲得支付——有甚麼能比得上它呢？一個人收受金錢時的文質彬彬舉動，真正是奇怪的，

想想看我們多麼熱切地相信金錢是世上一切罪惡的根源，而且有錢人是決不能進天堂的。呀！我們多麼心甘情願地委身於地獄！

我總是作爲水手而出海，最後一個原因是由於前甲板有益健康的運動和純潔的空氣。因爲在這個世界上，頂頭風比船尾吹過來的風有勢力（這就是說，假如你絕不違反畢塔哥拉斯原理），因此，後甲板上的船長得到的空氣，多半是前甲板上的水手們用過的二手貨。他以爲他首先呼吸這空氣，其實不然。依差不多的方式，在別的許多事情上也是老百姓領導他們的領袖，但領袖們却一點都沒有發覺。然而爲甚麼我作爲商船水手累次聞過海的氣味後，現在却想起要出航捕鯨；這問題，命運的隱形警官，他經常監視着我，秘密地釘我的梢，並以某種難以說明的方式影響着我——他能比別的任何人都答覆得更好。而且，毫無疑問，我這次出航捕鯨，形成了很久以前已制訂好的上帝的偉大計劃的一部分。它是作爲一種簡短的間奏曲和獨奏曲而來的，穿插於更淵博的演奏之間。我認爲：這一部分的戲單必定是照下述方式寫着的：

「美國總統選舉大競爭」

「有個伊希梅爾出航捕鯨」

「血戰於阿富汗」

雖然我說不出爲甚麼那些舞台經理——命運之神——必得注定我擔任一次捕鯨航行的卑

陋角色，而別人却給注定了高貴的悲劇裏擔任頂呱呱的角色，在優雅的喜劇裏擔任簡短而輕易的角色，在滑稽劇裏擔任快活的角色——雖然我說不出爲甚麼恰好如此；然而，我既回想起一切的情形，就覺得我能稍許看穿種種根源和動機，它們是在各種偽裝之下詭詐地呈現於我面前，引誘我致力於扮演了其所擔當的角色，此外還哄騙我作幻想，以爲這是我秉着我自己的無偏見的自由意志和有辨別力的判斷所作的選擇。

在這些動機之中主要的是對於那隻大鯨本身的令人無法抗拒的想像。這麼一個可怕而神秘的奇獸激起了我整個好奇心。此外，那隻大鯨的島嶼似的軀體翻騰於其中的波濤掀天而遙遠無涯的海洋；那隻大鯨的無法陳述、難以名狀的諸般險惡；以上種種，以及隨之而能見聞到的帕塔哥尼亞（地名，在南美阿根廷南部）令人驚奇的萬千景色與音響，都有助於使我受自己的願望支配。對於別的人來說，或許這些事物不會引誘；但是就我而論，我對於遠方的事物永遠是心癢神馳，難熬不已。我歡喜航行於那些去不得的海洋裏，登陸於野蠻人的海岸。善良的事物，我不會不顧，對於恐怖，我能敏銳的察覺，而且仍然能夠同它交往——只要他們容我這麼做——因爲一個人同他所住的地方的一切同住者友善相處是多麼好啊。

由於以上種種事情，於是這一場捕鯨的航行是受歡迎的；奇妙世界的大水閘給打開了，在那支配我一直支配到我的意志的狂想，一對對鯨魚排成無窮無盡的行列，直湧進我靈魂的深處，在這一切鯨魚中間，有一個龐大的披着頭巾的妖怪，像一庭雪山矗立於天空。

## 二 絨氈提包

我塞了一兩件襯衫到我那陳舊的絨氈製的手提包裏，把它夾在腋下，就起程往合恩角和太平洋去。我離別了古老的美好城市曼哈頓，按時到達新柏德佛。那時是十二月份一個禮拜六的晚間。當我打聽到那條開往南塔開特的小郵船早已揚帆，又聽說沒有別的辦法能到那邊去，非等到下禮拜一不可，我大感懊喪。

大多數等待着熬受捕鯨的痛苦和刑罰的青年，都在這新柏德佛逗留，然後由此登船出航，至於我，大概可以說，卻沒有這麼幹的想法。因為我下了決心若出海就非趁南塔開特的船不可，因為有關那個著名古島的一切事情都是美好的，熱鬧的，它令我非常歡喜。而且，新柏德佛雖然近來逐漸獨占了捕鯨生意，雖然可憐的古老的南塔開特在這件事上現在遠比她落後，但是南塔開特是她的偉大的淵源——是這個迦太基的泰雅；——是美國頭一條死鯨魚停攔的地方。那些原始的捕鯨人，即紅人，最初划着獨木舟踴躍出發追逐這種大海獸，除了從南塔開特出海還有那裏呢？而且，頭一隻冒險的小單桅帆船出發，一部分裝載外國輸入的鵝卵石——據傳說是這樣的——用來擲向鯨魚，好探明它們甚麼時候離船很近，值得冒險從第一斜桅發出一支魚叉，那條單桅帆船若不是從南塔開特出發又是從那裏呢？

現在，在新柏德佛，我面臨着一夜、一天和繼之而來的另一夜，然後纔能上船往我預定



的港口，在這段期間我到那裏去吃飯睡覺，就成爲重大事件了。當天夜裏是個看來極可疑的，不但如此，極黑暗而淒涼的晚上，寒徹骨髓，陰鬱悲慘。我在當地沒有一個認識的人。我用焦灼的手指探測了我的荷包，只抓起了幾枚銀角子，——我站在一條沉寂的街道中央，肩上揹着手提包，比較着朝北一帶的幽陰和往南一帶的黑暗，對我自己說，好啦，伊希梅爾，不論你往那兒去——不論你憑你的智慧可能斷定在那兒投宿過夜，親愛的伊希梅爾啊，你別忘記一定要問清價錢，不可挑好嫌歹啊。

我在街上踱着，步履躊躇，經過「交叉的魚叔」的招牌——但那兒似乎太昂貴、太愉快了。再往前走，從「劍魚旅舍」明亮的紅色窗戶射出了那麼熱烈的光線，似乎已經把屋前充塞的雪和冰融化了，因爲在一條堅硬的、瀝青鋪築的人行道上，除了這兒以外，到處堆積着凍結的冰雪，厚達十吋，——當我的腳碰在堅硬的突出物上，我頗感疲乏，因爲我的皮靴跟服過艱苦而殘酷的勞役後，已處於最悲慘的境況。我停了一下，注視着射耀玻璃杯蓋的叮玲聲，我又想：太昂貴了，太愉快了。我終於說，好歹再往前走吧，伊希梅爾，你沒有聽見嗎？離開這門前；你那雙打了補釘的皮靴攔住了路，進不去啦。於是我又朝前走。我現在憑着本能，依循着通往水濱的街道走，因爲，毫無疑問，那邊有最廉價的客棧，雖然不是最舒適的。

街道真是可怕得很！兩邊只見黑沉沉的一片，不是房屋，各處有燭光搖晃，好似蠟燭在